

劉間文俊： 《董夫人》令我印象深刻

劉間文俊對中國影視業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和期待。

東京大學教授、以研究中國電影史而著稱的劉間文俊一直奔走於中日兩國的學術界、文化界。不久前，來到香港城市大學參加亞洲一體化基金會學術活動的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劉間文俊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影視業騰龍躍起的期待和盼望，也從一個學者的角度，講述了自己心目中的中日電影，認為中國古裝劇應深入描繪古代的鄉村文化，展現東亞傳統風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作為一名日本和平友好人士、漢學家，劉間文俊一直為推動中日的民間與學術交往而進行各類型的工作。為了表彰他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內地江蘇省政府曾授予他「江蘇友誼獎」。在劉間文俊看來，中國、日本以及韓國雖然在文化上有共同性，但是也存在微妙的差異。但始終，共同的文化史是持續的民間友誼的基礎，也是作為人類共同財富的藝術的魅力所在。因此，他對中國的銀幕發展也有自己的一番解讀。

古裝劇可看重表現文化傳統

劉間文俊是學習中文專業出身，早年便是透過看中國電影以及革命樣板戲來學習中文，因此對中國文化有着別樣的熱愛和興趣。在他看來，中日韓三國其實擁有着某種程度上的共同性的傳統文化；這種傳統文化，在鄉村文化風貌的表現上顯得最為突出。

劉間文俊說，他看過很多古裝劇，並不希望看到不同的古裝劇出現雷同化的痕跡。他解釋道，古裝劇不應當只是表現拔刀砍人、復仇等情節或主題，其實可以更加深入地描繪中國古代傳統的鄉村文化。劉間文俊表示，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其實是一種超穩定的結構，擁有穩定的鄉村生活。因此，如何在古裝劇中體現出具有東亞傳統風貌的情節和內容，而不僅僅是將廉價的暴力、發洩等特質賦予農民的形象，是古裝劇編創人員未來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曾有一部名為《董夫人》的電影。劉間文俊對這部電影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表示，這部電影沒有什麼血腥殺人的鏡頭，充滿了精神戀愛的刻畫，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深入描述。既然前人可以做到，那今人也一定能夠做到。畢竟，鄉村的傳



劉間文俊認為，東亞傳統文化應多在古裝片中表現。



劉間認為，日本的動漫乃是建立在「小孩子的世界」中。

統，是東亞社會共同的文化傳承。

中日電影起源均與戲曲有關

如果從電影史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對於日本，還是對於中國，電影都是一門外來的藝術。但是這外來的藝術，卻在兩國都用幾乎相同的方式「擦出了繁榮的火花」。

記者向劉間文俊提問：何以中日兩國的電影在起源上具有相同性？劉間文俊表示，在電影作為一門外來藝術傳入東亞時，中國和日本其實都具有大眾化的戲曲藝術；某種程度上說，中日兩國的電影其實是起源於戲曲。日本的早期電影乃是對歌舞伎的描繪和刻畫；而中國的早期電影也與舞台劇密不可分，例如，辛亥革命時期便具有時裝京劇。加之電影本身又是一門外來藝術，因而電影成為了年輕人的產物，這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尤為明顯。

但是，中日兩國的電影或是銀幕藝術，仍舊存在着很大的差別。這在後來的發展形態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劉間文俊認為，日本是一個典型的文化進口國家，因此以文化的地域角度而言，日本處在中華文化的邊緣地帶。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日本吸收了中華文化，但是卻沒有被中華文化所同化。他以長幼關係為例，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的是子女、晚輩對長輩的服從；但是在日本文化中，年輕人自己獨特的世界和天下，長輩是不能夠干預的。所以，中日兩國的銀幕藝術作品會產生出巨大分別。

劉間認為，理想的動漫，其一個非常顯著的特色便是：動漫必須以人性為基礎，追求和睦共存，完全是在講述年輕人或是小孩子自己的世界，要能夠獲得年輕人或是小孩子的共鳴；動漫的成人化色彩不應過重。所以，他希望未來的中國能有更多更好的、屬於孩子們的動漫問世。



劉間文俊認為，《董夫人》這部電影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深入描述。

戰爭影片是「悲劇藝術」

劉間向記者提到，在日本戰後的戰爭影片中，有着濃厚的「受害者意識」和「悲劇意識」。因此，不少戰爭題材的作品——背景從日本明治時期一直到二戰，都將這種「受害者意識」融入了其中，也有深作欣二導演的《軍旗飄揚之下》等「加害者意識」的作品。

和平之所以重要，乃因為戰爭是令人恐懼的，戰爭也造成了人員的傷亡、侵略以及殺戮。所以，戰爭題材的影片在劉間看來，應當是一種「悲劇藝術」：在影片中表現戰爭對人的幸福生活、人性道德、生命、家庭造成的破壞與影響。

他再一次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的對東亞文化格局的看法：中日韓三國的文化，在歷史上具有共通性，經歷了千百年的時代淬煉，今日的東亞已經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市場格局，三國也具有了「混合活力」式的文化繁榮；同時，三國各自歷史的不同軌跡，帶來了不少文化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其實也可以看作是多元文化的象徵。無論怎樣審視當下，劉間都認為，中日韓之間的人員往來，只會伴隨文化的繁榮而越來越頻密。

每一年，劉間都會組織東京大學的學生前往江蘇的南京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他告訴記者，自己非常感激包括南京大學在內的中國方面對於雙方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視和支持。他非常堅定地告訴記者：愈是在兩國官方關係趨冷的情形下，愈是應該加強民間的交流，因為兩國的國民情感關係是中日世代友好的重要方面。而他本人，也願意持續為這樣的交流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和努力。也正因為如此，劉間文俊對中國影視業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和期待。



講座現場座無虛席。

採訪手記

影視是歷史之鑑

劉間文俊作為日本友好人士，一直在學術領域致力推動兩國的民間與人文交流。他以學者的視角、研究的方法，探尋過去百餘年來中國與日本走過的風風雨雨之滄桑。沒錯，影視是歷史的鏡子，是人們了解歷史的重要渠道和方法，對於一個人甚至一個民族的歷史觀、價值觀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作為一名研究中國電視史的學者，劉間文俊對中國影視業的發展，寄予了自己的期待和希望。這是日本和平友好人士對中國的一份期許，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影視藝術界的一種責任。藝術不僅是歡笑和娛樂，藝術也有自身所要承擔的歷史功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或許正是因為對藝術的歷史功能的作用領悟不深，抗日神劇、雷劇充斥銀幕，歷史的榮譽感、莊嚴感、真實感完全消失。這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也是對先輩們犧牲精神的忘卻。環顧東亞，日韓等國的影視劇中所展現的民族、文化內涵愈來愈重。未來，如何讓中國的影視劇成為歷史的窗口、文化的鏡子，藝術界或許有更長的路要走。

日本藝術家保科豐巳 賦予水墨現代生命



保科豐巳認為，社會對水墨藝術的普遍認識落入了「山水」和「花鳥」的窠臼中。

利用傳統的水墨及和紙，運用西方現代抽象繪畫的表現手法，繼而跳出「山水」、「花鳥」等水墨畫的窠臼，讓傳統的東亞水墨藝術融貫東西走向世界，這是日本後物派藝術領軍人物、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院長保科豐巳賦予傳統水墨藝術的現代生命。

保科稱自己是最不願意被稱為水墨畫家的水墨畫家。談及原因，他說，社會對水墨藝術的普遍認識幾乎完全落入了「山水」和「花鳥」的窠臼中。他在接受專訪時說，這種僵化的認知制約了水墨藝術的發展，也難以讓水墨藝術衝破東亞地理界線，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除了在美術館中收藏的古代水墨作品，普通西方人很難評判東方水墨藝術的好壞。這是因為西方油畫和東方水墨畫的鑒賞方法完全不同。雖然新的水墨藝術逐漸被西方接受，但是如何讓西方更好理解東方水墨藝術仍是一個難題。」保科說。

遵循傳統並追求前衛

保科把自己定位為「墨的現代表現者」或是「用墨進行創作的現代畫家」。他的水墨作品吸收了西方現代主義繪畫中後期印象派、立體主義、表現主義及中國經典水墨畫和中國書法的傳統，試圖展現墨與紙的相互滲透關係以及和繪畫主體之間的空間聯繫。這些作品在賦予水墨藝術現代性的同時，還充分展示了日本藝術家獨特的思維方式。

在保科看來，遵循傳統與追求前衛、超前和回歸的關係從來都不是割裂的，而是一脈相通的。他說，藝術創作首先要溫故，而後再知新創新，二者相輔相成。所謂溫故，就是要深入了解、學習和體驗過去藝術家的創作環境和創作狀態。而知新創新，則是在創作時展現當代藝術家的思想，但最重要的就是「拋棄」過去藝術家的條條框框。

保科早期的作品受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藝術界追求「避免人為加工的真實性」的「物派」藝術思維的影響。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利用和紙、墨和木頭三種傳統材料創作了一系列前衛的裝置藝術，受到西方藝術界的關注。但作為後物派代表性人



保科豐巳1997年的作品《水的記憶》。

物，保科不僅回歸了架上繪畫，同時還開始質疑「物派」追求的「真實性」，認為親眼看到的並不一定是真實的。

保科在採訪中特別強調，作為藝術家一定要有寬闊的視野，只有把各種學科都吸收為創作的靈感來源，才能不斷地創作出優秀的作品。他以達·芬奇為例說，眾所周知，達·芬奇精通多門學科，比如工程學、天文學、幾何學甚至解剖學，而他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畫家之一。而保科的水墨作品中不僅包含了歷史學、民俗學、佛學和日本庭園藝術等多種元素，甚至還加入了分子物理學元素。

現代水墨藝術需要創新

目前，保科正嘗試在布面上表現水墨藝術。有別於水墨在紙面上自然滲透產生藝術效果，水墨在布面上很難產生理想的效果，需要長時間的探索才有可能成功。他說，現在的嘗試非常困難，總是失敗，這些問題外人又都無法幫助解決，這也注定了藝術是孤獨的，藝術家也是孤獨的，「考慮得太多，就很難創作出好作品。」

談起和中國的藝術交流，保科說他與中國的交流已經有二十年了，十多年前他就開始關注中國的水墨畫創新。他說，現在中國致力於現代水墨藝術的藝術家愈來愈多，出現了很多優秀的畫家。他同時認為，目前中國大多數水墨畫家還停留在對古代大家的模仿，作品大多難以超越古代精品。他認為中國水墨畫界還在進行「什麼是水墨」的思考。

保科計劃今年秋季在內地南京和上海舉辦畫展。屆時內地觀眾或可欣賞到保科一幅十三米長的水墨屏風巨作。保科告訴記者，他希望繼續和中國藝術界開展學術和創作交流活動，為日中兩國的藝術交往作出貢獻。

新華社電